

國立中央研究院
社會科學研究所

叢刊

第八種

廣西省經濟概況

千家駒 韓德章 吳半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中央研究院
社會科學研究所

叢刊

第八種

廣西省經濟概況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千家駒 韓德章 吳半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平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叢刊第八種
(30167)
廣西省經濟概況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韓千吳 德家半 章駒農

發行人

王雲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序 言

二十二年秋，半農德章家駒三人應廣西省政府之約，赴桂作全省經濟之調查，出發之前，略作準備，搜集有關於廣西經濟之資料，抵桂以後，留居邕寧，製訂表格，選擇調查區域，共約一月，嗣決定分爲農業工業商業三組，分別出發，計農業組選定調查區域爲宜山，南丹，融縣，全縣，陽朔，賀縣，百色，果德，龍州，賓陽，鬱林，藤縣等處；工商業組所選區域爲梧州，南寧，鬱林，龍州，百色，桂林，柳州，賀縣，桂平，貴縣，賓陽，都安等處。是時廣西統計局適有計政人員養成所之設立，第一屆同學畢業在即，調查人員之人選，得告無虞。復承前廣西統計局之協作，加派該局科長陽明炤先生，張俊民先生，及劉炳新劉超賢諸先生參加調查工作，各組于九月初旬出發，十二月中旬返邕，歷時共三閱月，返邕後，復抄錄廣西各項統計資料，調閱各廳有關經濟設施之案卷，

至十二月底全部竣事，遂將所有材料攜平，農業組並特約劉超賢先生參加整理。原期數月之內，即可編就付剞。乃返平以後，人事變遷，半農出國遊學，德章家駒，則以俗務勞人，忙病交困；致整理編制，甚爲遲緩，而材料補充，復須致函桂友，往返動需匝月，當全部報告編竣，距調查日期已一年又六閱月矣。夫經濟情形，日遷月異，桂省年來建設之猛進，尤爲國人所共見，在調查時爲最新者，發表後已不免爲陳舊，矧相隔一年又半，明日黃花，難逃譏評，內心之疚，豈言可喻！但所敢自信者，則本書材料，尙屬正確，其不可靠者，寧付闕如，讀者手此一編，于廣西經濟發展之一般趨勢，不難得其梗概也。

此次調查所最當感謝者，首爲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設無黃先生之贊助，則此項調查，將難以實現，而前廣西統計局局長楊綽菴先生，廣西省教育廳長雷賓南先生，尤多方協助，惠益良深。他如第四集團軍總副司令李德隣先生白健生先生，廣西省銀行協理廖競天先生，廣西省政府各廳長及各縣政府縣長，各地商會主席，廣西銀行各分行經理及辦事處主任等均或予以有價值之指示，或予以調查

上之方便，此均同人等之所同深欣感者也。

此次參加農業組之調查人員爲黃翼民，蘇崇武，李世煥，梁平，蒙幹國，黃海鳴，李超奇，滕紹楠，林克修，羅卓，張崇勛諸君，另統計局加委農產估計員李春培，梁耀庭，陳慕高三君，參加工商業組調查者爲黎世英，盧達臣，莫一魯，雷方伯，青致雲，王國，廖玉才，駱飄，梁楨諸君。君等調查時熱心將事，始終不懈，此次調查，幸得告成，皆爲君等之力。調查報告之整理者，原爲半農德章家駒三人，嗣以半農出國，故由德章與家駒二人總其成。本書之第一，第三，第四，第五各章爲家駒所編述，第二章爲德章所編述，簡陋之譏，在所難免，如有錯誤，亦當由德章家駒負全責，海內關心廣西經濟者，如肯進而教之，則幸甚幸甚。

吳半農韓德章于家駒於北平。

目 錄

	頁 次
序 言.....	I
第一章 總論.....	1
第二章 農業之部	23
一 各縣農業概況.....	23
二 農家經濟的分析.....	50
三 租佃制度.....	63
四 借貸制度.....	74
第三章 工業之部	93
一 前言.....	93
二 省營工業.....	95
三 主要手工業	110
四 沒落途中之新工業	166
第四章 金融之部.....	171
一 總述	171
二 貨幣	174

三	廣西銀行	182
四	銀號業	196
五	典當業	205
六	邕寧之銀期交收處	209
第五章	對外貿易	223
一	由三關關冊報告觀察廣西之對外貿易	225
二	合統稅局進出口貨物統計以觀察廣西之對外貿易	228
三	廣西輸出入貿易之重要商品	238

第一章 總論

廣西位處我國西南部，跨有西江中流兩岸，北接湘黔，西鄰雲南，東南毗聯廣東，惟西南隅則與法境安南相接壤，故在國防上占一重要之地位。全省位置南起北緯二十一度三十二分，北至北緯二十六度十四分。以言氣候，中部偏南一帶，適在北回歸線上，炎熱潤溼，至其北部則爲北溫帶，氣候中和，冬季可見冰雪。全年平均氣溫在華氏七十度以上，雨量則在一千四百公厘至二千公厘之間，故農作物兼溫帶與亞熱帶而有之。糧食作物則有水稻，大小麥，玉蜀黍（在桂省亦稱包粟），粟（在桂省又有糝米糝麥之稱），高粱，蕎麥，薏米等等，而桂南稻作且有年得兩造至三造，玉蜀黍亦有種兩造者。根作物則有紅薯，木薯，水芋，畚芋，檳榔芋；豆類則有黑豆，黃豆，蠶豆；纖維作物則有草棉，黃麻，苧麻；其他特用作物則有花生，油菜，芝麻，菸草，糖蔗，木藍，蓼藍，生薑等等。以言果類，桂北則有板栗，柿，梨，桃，李，梅，柑，橘，柚；桂南則除柑橘類之果物外，更多荔枝，龍眼，枇杷，黃皮，羅漢果，番石榴，乳瓜，羊桃，菠蘿等熱帶果類。林產則桂北宜植松，杉，茶，桐；桂南則宜植香樟，八角，肉桂，楠木等等有經濟價值之工業原料及藥用植物；而香樟可蒸取樟腦，尤爲現代化學工藝需用最廣之產物，又爲製造爆炸

品之優等原料，其關係於國防工業亦至重要。

桂省農業之自然環境既如此優越，農林等產又若是豐富，惜因農民生產技術之落後與社會條件之限制，致未能盡量開發，地棄其利。如水稻在桂省中部本可種植兩造，乃以水利設施之闕如，秋間灌溉極為困難，致農家少有種植晚稻者。西北山地，則以運輸困難，餘剩穀物，不能出口，即出口亦不經濟，致農民耕作，備極粗放，土地利用亦殊幼稚。甚至畝地竟有無固定之所有權，亦無買賣之價值者，人民習於遊惰，而生活則簡樸原始。此言生產技術落後之影響及於農業生產也。

再言農村之生產關係，桂省之土地分配，顯受人口密度與商業資本之影響，西北部地處邊僻，地廣人稀，故多自耕農。東南部則以與粵相接壤，商務發達，人口稠密，田權較為集中，租佃關係亦甚為發達。龍州百色兩處則為西南商業匯集之地，以商業資本易於投資經營地產，田價亦昂，故多佃農。一般而論，廣西之西北部多自耕，東南部多佃種，地權分配，亦以西北較東南為平均，惟即所謂自耕農也者，自有田畝，既甚有限，農場經營，復極狹小，兼以受高利貸資本之盤剝，故此種自耕農之經濟地位，並不較佃農為優越。至通行佃租制度之區域，佃租種類既有分租，糧租，及錢租之別，佃租租率復因地域差異而不同。約言之，桂省各地以實行糧租為最多，分租次之，錢租則最不發達。此亦足徵廣西之農業生產關係尚係停頓在前資本主義之階段上，貨幣經濟在鄉村中尚未獲得充分之發展故也。至各種佃租之租額，雖紛歧繁雜，因佃租種類及時地而不同，但就其最通行者論，則分租多為對分，糧租亦

約折合收穫物之五成左右，錢租則約爲地價之一成至二成，亦有少數地方超過二成以上者，凡此均與全國各地之租率同其苛重，無足深異。更有甚者，龍州一帶，佃農除納租外，且有兼負擔田賦者，而佃租租率並不因此而減輕，夫地主坐享其成，反無賦稅之負擔，農民除納租外，又須完糧，終歲勤勞，純爲他人作嫁，馴至民性習於遊惰，以卽終年胼手胝足，仍不得圖一溫飽故也。

桂省農村金融之枯竭尤與他省初無二致，其受高利貸資本之困厄，備極酷烈，借貸普通分借錢還錢，借糧，預賣作物種種。借錢還錢通常利率爲月利二分或三分，亦有高至年利五分以上者；借糧之通行程度，較借錢爲普遍，普通多在青黃不接之春荒時借，秋收後還，其利息或包括在約定之應還穀額之內，或另加利錢或利穀；在百色甚有借一斗還二斗至三斗者，其苛重蓋可知；預賣作物，尤所習見，通常多於收穫前一二個月行之，預賣之價格有種種不同之規定，大多數係預先估計本年秋收後市價應得若干，酌減數成或數元，亦有在預賣時特定價格者，如陽朔縣預賣價甚至較收穫後每担市價減三元，百色縣有減二元至四元者，其餘各處亦減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不等，夫每穀一担，在廣西所值亦不過六七元或七八元，乃預賣時須減二三元，而預賣與收穫之期間相隔不過二三個月，若以之折合利率，豈不駭人聽聞。他如梧州之戎墟，每當秋收後卽有穀米收屯莊在該處收買穀米，多者收至三四千担，少亦千餘担，商人故將穀價壓低，農民以負債累累，不得不忍痛脫售，此時收買市價，多爲每担四五元，待至次年春荒時，穀價則漲至八九元，相差計及一倍。農民“糶賤穀吃貴米”之呼聲，幾爲全省貧農一致之

現象，此又高利貸資本與商人資本勾結以搾取農民之一例也。

茲再進而言廣西之工業。廣西工業落後，人所共知，近年以來雖以省當局之提倡，新式工業，如硫酸廠，酒精廠，機械廠，皮革廠等等迭有興設，然此種工業，與其視為應客觀之自發的要求，實毋甯視為基於政治上或軍事上之必要，一方面既未脫官營之階段，且其發展亦非緣本省國民經濟之發展。至民營之新式工業，則多半集中於梧州，誠以梧州為桂省出入口之孔道，交通便利，與粵毗聯，其地位有如上海之於中國，故一切工商業多薈萃於此，計梧州之新式工業，除官辦之硫酸廠，電力廠，自來水廠等等而外，尚有土製煤油業，火柴業，捲煙業，製冰廠，機製麵業，織布業各項。其中土製煤油業當民廿一年時曾一度興盛，據稱計在梧州即有二十數家，嗣以美孚，亞細亞，德士古三公司之聯合傾銷，此二十餘家遂倒閉相繼，停工累累，當吾人調查時，開工者已僅有遠光及生光二家，且此兩家亦僅工作四分之一。新式紡織業，昔梧州有新世界織布廠一家，該廠分織染兩部，織部有鐵木力織機二十架，染部有染機六架，乃開辦未久，即行夭折（二十一年六月開工，二十二年四月停工），存貨千疋，虧本賤售。捲煙業前有桂興煙草公司一家，原為官營，後改商辦，開設於民十八，至二十二年亦以停工聞，凡此數者，均為廣西省內屈指可數之新式工業，而以環境壓迫，終難立足，推原其故，固未能以一概而論，然主要原因則以原料須向外購求，生產技術又甚落後，製品成本太高，而桂省又無關稅壁壘以防止外貨之傾銷，結果此種資本薄弱，素無根基之民族工業，遂經不起省外廉價商品之一擊。現惟梧州之火柴廠，碩果尚存，營業亦

差可維持，該廠創辦於民十，後迭經變亂，改組停工，至再至三，自十六年易主後，開工迄今，迄未停止。該廠現有十五匹馬力柴油發動機一架，工人約二百四十人，當二十年營業盛時，每月可出三千羅（每羅爲二百二十包），現每月僅出一千八百羅，旺月可銷二千五百羅，淡月則爲六七百羅，昔可銷至南甯桂林一帶，近則澳門火柴多自欽廉一帶走私運入，故銷場僅及桂平，貴縣及梧州附近等區矣。梧州之雪廠（即製冰廠），則於十五年開辦，現有發動機三座，一爲十五匹馬力，一爲三匹，一爲一匹，均用電力廠發電，製冰每次可出四噸，約須八十四小時，每月可出三萬餘磅，以茶酒樓爲最大銷場。此外尚有機器鋸木廠三家，機器製麵廠一家，輪船機件修理廠五家，電池製造廠二家，染布廠十三家，造船廠二家（五年前約有十家），製梘廠四家，玻璃廠四家，製皮廠一家，以上各廠，雖亦多有使用動力者，然或則規模狹小，或則作業部分仍用人工，均不脫手工工廠之形式。卽以此種工業之本身而論，或爲日用品小工業（如製梘製電池），或僅爲加工性質（如染布麵粉鋸木等），或爲舊式工場所改造（如輪船機件修理，造船等），要不得稱爲現代化的新工業。梧州爲桂省工商業薈萃之中心，工業之幼稚尙且如此，自檳以下，更不足論，廣西工業落後之程度，於此蓋不難見其一般矣。

廣西之家庭工業而兼具農家副業性質者，首推織布與榨糖兩業。織布業爲我國固有最普遍之家庭副業，“男耕女織”，古稱明訓；但自資本主義物美價廉之洋布侵入我鄉村後，手工紡織，隨之破產，機杼之聲，不復可聞。廣西爲中國經濟之一環，手紡織業之命運，自與我國其他內地，同出一轍。惟廣西以地處僻陬，交通阻

梗，洋布侵入之勢力較滯，且人民生活簡樸，故土布仍得保持一部分之市場，而土布業在廣西之國民經濟上仍占一重要之地位。廣西土布業之中心區域有二，一爲桂林，一爲鬱林，兩地土布業之生產狀況，將於第三章第二節內詳加論述，茲可不贅。惟廣西之土布業雖散處全省，爲該省最普遍之農家副業，然以生產有限，其產量遠不足以供全省人民之需要，而凡商務發達交通便利之區，土布且根本無立足之餘地，如梧州附近，卽其著例。一般而論，桂省人民之衣着，仍不能不仰賴他省，而此衣的供給，遂形成桂省對外貿易入超之一大問題。故桂省之土布業在內地一般農家之副業收入上雖有相當之意義，而在廣西整個的國民經濟上，仍無地位之足言，此其一。第二，桂省土布業之所以幸能殘存，完全基於交通之不便與廉價勞動力之剝削上。桂省西北部如宜山融縣一帶織戶之普遍，可爲前一理由之說明；而桂省南部如鬱林一帶紡織業之發達，則爲後一例之明證。易言之，卽此種土布業存在之基礎，非由於該省經濟之發展，而實基於經濟發展之落後。設桂省之交通日就開發，而土布業之生產方法又不加改良，則此種脆弱之手工業，將隨時代而日就消滅。第三，桂省土布業所用之原料，幾全部爲洋紗所獨占，土紗則僅桂省之北部最邊僻之縣份，間或有用之爲經線者（亦甚少數），至如桂林南寧鬱林柳州等地，則全用洋紗爲原料，土紗未之見也。洋紗之來源多爲上海，以十六支至二十支之紗銷路爲最暢。此足證明桂省之土布雖尙保持一部分之市場，但土紗則已全部被洋紗所排擠。如當吾人調查鬱林之福棉村時，據當地父老言，當光緒末年，該村尙種有大量棉花，時有廣東商人在

北流收買棉花製成棉條，紡成細紗，賣給織戶。但自洋紗入口後，土紗無人購買，本村棉花亦以需要無人，種棉者改爲他業，“福棉”之名，不副其實。土紗被洋紗排斥之過程及機製商品進入我國農村後對於農民生計之影響，於此又歷歷可見。第四，廣西土布業今後之前途如何，實爲關心廣西手工業者所不得不問，依吾人觀測，設生產工具不加改良，生產技術長此落後，則此種土布業之必將淘汰，實無疑問。惟如政府能加以提倡，例如改良織機，供給資金，集中生產，組織原料供給及產品運銷之機關，則以鄉村工業自身本有種種之優點在，此種改良土布，在最近之將來或仍可占相當的地位。但此種改良之前提首先必須以解除織戶所受商人及僱主之中間盤剝爲第一義，否則在現存之生產關係下，改革實無從而實施也。

土布業而外，榨糖工業在廣西農家經濟上亦占最重要之地位。榨糖一業，以該省產蔗甚多（蔗分甘蔗竹蔗二種，甘蔗肥大，多供人嚼食，以爲解渴之用，竹蔗瘦小，但糖汁甚豐，可供製糖），幾各縣均有栽培，而以貴縣，柳城，宜山，邕寧，西隆，陽朔，賀縣，富川，恭城，永福一帶產量尤豐，各地均以舊法製成黃糖，運銷省內外，其產量若干，吾人苦無正確之統計，據廣西年鑑所載，則廣西全省所產蔗糖，約共四二七，七〇〇担，價值四，五〇八，八〇〇元。其重要蓋可想見。如貴縣因產糖甚多（約產三萬六千担），年有大量之輸出，致使貴縣之經濟亦較他縣爲富裕，且形成特異之出超縣份。惟桂省產糖雖多，而以製造方法，墨守古昔，所產糖塊，色質粗劣，致銷場大受影響，即省內市場，亦大部分爲洋糖所侵占，例如民十六至二十年五年內平均廣西三關（梧州，南寧，龍州）糖之進口計值三

四九，六九九海關兩，出口僅七八，一二五海關兩，入超達二七一，五七四兩。入超之原因一方面固由於所產不足以供全省之所需，另方面實亦由糖質粗劣有以致之。夫以廣西之自然環境本極宜於種植糖蔗，設能講求種植，則產量不難增加；設能改良煉糖方法，則品質自易純良，此一部分白糖入超漏卮之杜絕，非不可能也。

在榨糖業中，高利貸資本之活躍，亦不減於他處，而其殘酷程度或且倍之，按廣西之蔗糖共分三種，一為蘆糖或片糖，一為砂糖，一為白糖。蘆糖及片糖為粗製之黃糖，色褐而質劣，砂糖之品質亦與蘆糖相似，乃所以供提煉白糖之用。以舊式方法提煉白糖，需時約計二月，所投資本亦較大，故多由商人所兼營，即稱“糖房”。此種糖房在生產程序上言，固為白糖之提煉廠，自其生產關係言之，則直為蔗農區域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對於中農及貧農橫施剝削之大本營。當吾人在南寧之蒲廟及良慶等處訪問蔗農之經濟生活時，該地蔗農每當青黃不接之秋，輒向糖房告貸，糖房佯言現金困難，無法通融，經農民一再懇求，始允以白糖作價借給，白糖作價，常較市價較高，借款利息低則月利三分，間或有高至五六分者。借時多用田地，房屋，糖榨或牛作抵。糖房稱出所用之秤乃九八秤（一百斤僅有九十八斤），當還債時，糖房則預約蔗農所出之砂糖作價抵還，此時糖價本較低落，而商人復故將壓低，而稱入所用之秤為“包二秤”，包二云者即一百斤等於實重百零二斤也。蔗農既遭受白糖借入與砂糖歸還時與市價相差之損失，復担负苛重之利率，而糖房於製成之白糖既有蔗農為之義務的推銷，所需之原料又源源得以廉價收賣，計之巧妙，無以復加。蔗農在此一借

一還之中，遂終身墜入債網而莫由自拔。據吾人之計算，蔗農於今年四五月向糖房借洋一百元，至次年二三月間約須還洋一百八十餘元，利率之高，令人咋舌。此雖為南寧蒲廟一處之情形，未可以概其餘，然蔗農所受高利貸之壓迫，則為絕無可爭之事實。故廣西之蔗糖問題，不僅為如何增進生產，兼應為如何免除蔗農所受高利貸資本之剝削，此又吾人之所應注意者也。

榨油一業，在廣西之對外貿易上較榨糖及織布尤占主要之地位，但此則專門經營，非復農家副業之性質。油有桐油，茶油，花生油及其他香油種種，尤以桐油為桂省輸出之大宗。花生油昔亦興盛，嗣以市場見奪於青島（據三關貿易統計，當民十七年花生油輸出值洋二四一，七一九海關兩，至二十年落至三，四五〇兩），該業遂逐告衰落。桐油一項，現仍為該省出口之大宗，據梧州某桐油巨商之估計，桐油當民十六七年時，出口約達五十萬罐（每罐三十斤），合十五萬担，近則出口僅三十餘萬罐，合十萬担左右而已。桐油出口減少之原因，據該油商稱：“約有數端，一則以當十七年時，中原多故，漢口交通不便，湖南桐油多有經梧州出口者，現不特川湘雲貴之油取道漢口，即本省與湘毗鄰之境出產桐油（如黎平）亦有改道湖南以出口者矣。二則廣西桐油品質本不及川油，近年以油價高漲，商人無知，濫雜假質，致信用大失（按現在梧州已有桐油檢驗機關之組織——筆者）。三則捐稅負擔過重，每担桐油出口須納統稅一元，桐油捐二角五分，海關稅一兩六錢，貨脚捐加一成，合共須毫洋四元八毫（指二十二年秋），而桐油價格當二十二年之平均價亦不過毫洋二十二元左右。”桐油之製造，普通多在晚稻收